

坤輿典第一百二十卷

建都部雜錄

詩經商頌殷武篇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

禮記月令仲秋之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

公羊傳京師者天子之居也師者衆也京者大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漢書張敞傳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轉尤爲劇

注

師古曰浩大也穰盛也言人衆之多也

法言淵騫篇周之慎赧以成周而西傾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孰愈曰周也羊秦也狼然則狼愈歟曰羊狼一也

釋名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邑猶侶聚會之稱也

鹽鐵論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鄆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爲天下之名都

風俗通按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爲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國

語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京今京北京師其義取于此

獨斷天子所都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于水地上之衆者莫過於人京大師衆也故曰京師也京師天子之畿內千里象日月日月躔次千里

譙周法訓王者居中國何也順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統也

五經要義王者受命創始建國立都必居中土所以總天地之和據陰陽之正均統四方以制萬國者也

博物志周在中樞三河之分風雨所起四險之國

帝王世紀天子畿方千里曰服甸服甸之內曰京師天子所宮曰都

南齊書州郡志揚州京輦神臯晉元帝渡江左遂成帝畿望實隆重

述異記帝舜都郭門古宮存焉宮前有堯臺舜館銘記古文莫有識者

容齊續筆自漢以來賊臣竊國命將欲移鼎必先遷都以自便董卓以山東兵起謀徙都長安驅民數百萬口更相蹈藉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鷄犬高歡自洛陽遷魏於鄴四十萬戶狼

猥就道朱全忠自長安遷唐於洛驅徙士民毀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自是丘墟卓不旋踵而死曹操迎天子都許卒覆劉氏魏唐之祚竟爲高朱所傾凶盜設心積慮由來一揆也

通鑑綱目都猶總也天子居以天下總會之所故曰都 凡建都曰都自他所來徙曰徙都屢徙

而後定曰定都

地理通釋白虎通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

注

詩公劉京師之野朱文公曰京師高丘而衆居

之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之云新絳故絳也洛邑亦謂之洛師正京師之意也林氏曰岐在郃西北無百里邇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豐在岐山東南二百餘里鎬在豐東二十五里方氏曰豐鎬宗廟所在故謂之宗周洛邑以王道成于此故謂成周

詩地理攷宗周鎬京也書多方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官歸于宗周孔氏曰正月云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王居洛邑亦謂洛邑爲宗周祭統云卽宮于宗周謂洛邑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慳之鼎銘曰卽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

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李氏曰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

京師所治之周室也

王制注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邦畿千里周亦曰畿孔氏曰殷周稱畿唐虞稱服周禮大司馬九畿方千里曰國畿職方氏九服方千里曰王畿易氏曰禹之五服王畿在內職方氏王畿不在九服之內漢志殷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十成爲終十終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 朱氏曰商邑王都也極中之表也

周禮疏堯治平陽舜治安邑唯湯居亳得地中史記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韓詩京師翼翼四方是則

郡縣志河南府禹貢豫州之域在天地之中故三代皆爲都邑陽翟夏城禹都也偃師西亳湯都也周成王定鼎於郊鄩使召公先相宅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是爲東都今苑內故王城是也又卜瀍水東召公往營之是爲成周今河南府故洛城是也

通鑑紀事論者見魏氏遷洛以後再傳而微過咎孝文謀未僉同以威脅衆失盤庚播告之義抑知

利用遷國帝王由興成周定鼎漢都關中十年卜世其吉不疑魏文徙自雲中建土方夏較之古公遷岐衛文恃齊東徙弘略遠甚奈何與周平晉元同類而道也敬宗奔河內以遜元顯孝武奔長安以避高歡是則子孫之不振宅中者豈有過焉

草木子元世祖定大興府爲大都開平府爲上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則駕幸上都避暑頒賜於其宗戚馬亦就水草八月草將枯則駕回大都雖每歲往來於兩都間他無巡狩之事山岳河海惟遣使致祭別無封禪繁縟之禮也

續志林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鄴鄴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於洛蘇氏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君子曰周之東遷非過也謂周自東遷而益衰可也謂因東遷而致衰不可也周居鄴鄴在西故謂洛爲東都自武王遷九鼎于洛固已有意于經營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于是乎卜洛以建邑而郊丘社壇宗廟市里無乎不備是固以洛邑爲可都矣謂洛邑形勢不如西周之據崤函界隴蜀邠則東有成臯西有崤黽背河向伊洛其形勢可守

也謂洛邑土地不如西周爲天下沃土邪則左伊右瀍其沃衍可富也而況天下之中寔維洛邑陰陽之所和南北日昃于是而取正道里之所均四方諸侯於是而取則是洛邑曷嘗不可以爲都以書考之周公告成王使居新邑以爲治王因遂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是成王嘗至洛邑事烝祭矣以詩考之宣王微車馬備器械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是宣王又嘗至洛邑會諸侯矣然則平王之遷洛得非先王之遺意而豈可謂其失計乎藉使周因東遷而致衰則日蹙國百里已非一日豈至平王以後而然耶蓋周自厲王之亂王室板蕩不有宣王以中興之吾見其不待東遷已無周矣宣王之後幽王失德王室又大壞使平王不遷周其將不衰乎使文武而東遷周其有不興乎是周之所以衰因無令主以振興之初不以遷故也且堯都平陽而舜遷蒲坂禹又遷安邑商自契至湯八遷盤庚五遷是唐虞夏商之邦罔有定止蓋屢遷矣奈之何獨以周之東遷爲失計耶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則都洛本可以致興而所由致衰者固在於不德也周以後漢世祖都洛矣而延祚二百魏孝文又都洛矣而太和稱治有德而都洛無有不興之理此古今之所同然者然則周有天下傳主三十七而平王以後凡二十四主歷

年八百六十有七而東遷之後猶五百二十八年平王之東遷其果失計乎哉

楊文敏集天下山川形勝雄偉壯麗可爲京都者莫逾金陵至若地勢寬厚關塞險固總握中原之夷曠者又莫過燕薊雖云長安有崤函之固洛邑爲天地之中要之帝王都會爲億萬年太平悠久之基莫金陵燕薊若也

震澤長語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鄧焉唐朱朴之議曰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興鳳林爲之關南則菊潭環屈而流屬于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勢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極選也雖然皆未有及燕冀之形勢者大行盤盤自西而北居唐古北松亭等關北瞰沙漠南引江淮土厚水深博大爽塏其人沉鷲材勇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地豈非天遺其勝以貽我朝萬世帝王之業乎

今言洪武十七年天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凡二十四卷詔賜秦晉燕周楚齊六府是書刻在南雍余嘗託友人印刷友人言此非我朝書殆前代人所纂或出山野小說家洪武中止有今南京爲京

師何以此書乃有北京又言南京應天府若前代書何以又有十三布政司布政司古未有也余曰是洪武中書無疑此時未有貴州布政司而有北平又洪武元年詔以應天爲南京大梁爲北京矣吾學編京師負重山面平陸地饒魚鹽穀馬果蓏之利又轉東南之粟財貨駢集天險地利足制諸邊汴洛關中江左皆不及也

丹鉛總錄都何以訓美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閒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樣卽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甚都是也邊氓所居蕞爾之邑狐狸豺狼之所嘯故其閭閻吝嗇村陋之狀出今諺云野樣卽古之所謂鄙

春秋三傳及戰國策稱東周西周王城成周高誘注戰國策曰西周王城也今河南東周成周也故洛陽今之河南合爲一城故後之讀者難於分析大儒如胡文定公博學如鮑彪注戰國策亦謬以千里元胡草廬作東西二周辨正鮑氏之誤而胡文定注春秋之誤則未之糾正也春秋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胡傳曰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

而次不列而降爲國風之意嗚乎斯言也何其謬哉地理不考而妄立議論何異眯目而道黑白乎
今特辨析考證之以洗千古之惑按尙書洛誥云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
惟洛食孔安國注云澗水東澗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澗水東下都也處殷頑民之地王城在澗澗
之間下都在澗水之外所謂下都卽成周也以此覘之王城成周自是兩處明矣先昭公二十二年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此年天王入於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
何東周也杜預曰入於成周猶未得王都也其言豈不明哲乎東萊呂氏其學深於史而精於古今
地理之沿革者也其作大事記曰漢河南縣卽邾鄆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漢洛
陽縣周公營下都以居頑民是爲成周平王東遷定都王城子朝之亂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徒
都成周汪克寬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爲東周蕞弘謂敬王爲東王王城在成周之西故公
羊以爲西周蕞弘謂子朝爲西王之數說者考訂詳練足訂胡傳之謬孔子作春秋亦據是直書豈
有改地名爲褒貶者乎雪山王氏詩總聞曰王城下都皆周公所營也一則藉平王之遷一則藉敬
王之入其慮患若預知者詩云大東小東杼軸其空平王是鎬京而遷王城千里而遙所謂大東也

敬王自王城而入成周百里而遙所謂小東也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矣故詩曰誰能西歸懷之好音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皆是一意虞文靖公云今人但見宋儒六經而不知宋儒以前六經有味其言哉慎故拾先哲遺言爲東西二周後辨以補吳草廬所未備亦有夾谷之奇若程雪樓之賞契者乎

戰國策注辨證東西二周詳矣近閱劉忠定永城語及今邵文莊簡端錄二條可以補入今載於此劉之說曰東西二周通封畿宗周鎬京也地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洛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得方百里者百爲方千里也故詩曰邦畿千里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此周武王時也至幽王時宗周滅所謂方八百里失之矣及平王東遷洛邑則方六百里爾邵之說曰昭元二十六年天王入於成周成周下都也王旣入成周矣曷不遂入王城也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萇弘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蓋其任怨也大矣非忠之至者孰能如此或者不知王城成周爲二以入成周爲入於京師使遷都之說卒無所歸而弘之忠不白於後世洛誥曰我卜澗水東澠水西是謂王城又曰我又卜澠水東是謂成周嗚呼

地之不考乃害於義如此哉

戰國策蘇秦稱天府之國府府庫也謂富饒也又淮南子注神農明堂曰天府天府字本此謂可以建都之地也

弇州山人藁高帝二十六年皇太子巡關中以地圖上且建都矣以太子薨而止南京乘長江之險龍蟠虎踞然亦太迫於江風濤擊撞宮市不寧是以有偏王而非宅中北京雖東北與寇近而南與餉遠然左滄海右太行風氣敦厚長安之此下其最也 帝都自唐虞三代外長安秦及西漢新

室近三百年隋唐共三百餘年更始漢末共十餘年偏王秦百餘年劉曜二十年苻秦四十年姚秦三十年西魏宇文周近四十年至今未有復也然其間形勢沃塹天下莫及洛陽周五百年東漢二百年西晉四十年偏王魏燕各二十年元魏五十餘年大梁帝都宋百五十年偏王五代四十餘年金十餘年燕京帝都元百年我明自七十年遼金垂二百年金陵帝都五十餘年偏王孫吳近六十年晉及六朝二百五十年此皆號令宇內地也

蟻衣生集洪武初營汴爲北京則亦周公意也末年東宮營秦則亦婁敬張良藝祖意也而卒不果

豈天將以待燕耶成祖之營燕也當時臺諫交口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豈未識上意所屬耶成祖曰北平之遷吾與大臣密計數月而後行彼書生之見豈足以達英雄之略哉

方輿勝略張良謂關中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一面東制諸侯今世都燕亦用武之地亦阻三面以一面制天下前之進無窮後之退有限大非關中之比

事物原始帝王世紀曰夏曰邑商周曰京師注云京大也師衆也大眾所居故名天子所居曰京師按漢唐宋並建兩京然漢唐皆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宋以汴梁爲東京洛陽爲西京我明以南北兩京爲稱蓋跨江河之南北各爲一大都會也

五雜俎京師奄豎多於縉紳婦女多於男子倡伎多於良家乞丐多於商賈諺曰天無時不風地無處不塵物所不有人無所不爲始古之所謂陸海者或謂不如是不足爲京都斯言亦近之 燕

山建都自古未嘗有此議也豈以其逼近邊塞耶自今觀之居庸障其背河濟襟其前山海扼其左紫荊控其右雄山高峙長河如帶誠天造地設以待我國家者且京師建極如人之元首然後須杭藉而前須綿遠自燕而南直抵徐淮沃野千里齊晉爲肩吳楚爲腹閩廣爲足浙海東環滇蜀西抱

眞視建康偏安之地固已天淵矣

圖書編建邦設都皆馮險阻山川者天之險阻也城池者人之險阻也城池必依山川以爲固大河自天地之西極天地之東大江自中國之西而極中國之東天地所以設險之大者莫如大河其次莫如大江故中原依大河以爲固吳越依大江以爲固中原無事則居河南中原多事則居江南自開闢以來皆河南建都雖黃帝堯舜禹之都於今皆爲河北昔皆爲河南大河故道自碣石入海碣石今平州也所以幽薊之邦冀都之地皆河南地周定王五年以後河道堙塞漸移南流至漢元光三年徙從頓州入渤海今濱滄間是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與洛陽或逾河而居鄴者非長久計也漢晉以來江南之都惟有建業或據上流而居江陵武昌者亦非長久計也是故定都之君與議都之臣惟以此三都爲最此三都者皆以江河之險阻爲可恃者也舍此則唐末博士朱朴遷都疏云去已衰之衰就未王之王有取於襄鄧之間是或一道若止信在德不在險一語如宋都汴梁一無足恃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獨不可信乎唐虞之都以河溢爲患周洛邑以備守爲

難大梁平夷無險臨安僻處一隅金陵形勝雖優而垣氣多泄兩淮龍氣大盡而地勢卑下東魯中

幹最尊而已鍾孔聖且今河水穿龍皆非建邺之宜他如武昌成都等處則又不足論矣故惟我京師爲上而關中次之東漢所都之洛又次之雖然在德不在險聖帝明王皆以道化天下未必恃其地之美也史記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禹滅之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湯放之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恆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武王殺之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善之愚謂君子不以人廢言起雖不足道若斯言者誠亦確論苟不以德則秦隋亦嘗都雍之關中金元亦嘗都冀之燕京矣風水之美形勝之固何獨不驗於彼哉是故形勝風水之說在於地固有國者所當擇而禍福得喪之機存乎人尤有國者所當修省也洪武初御史胡子祺上書請都關中其略曰天下形勢之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厚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江淮士卒不便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平曠無險可守洛陽周公嘗卜之周漢嘗遷之然嵩邙諸山非有殺函終南之固瀍澗伊洛非有涇渭灇澮之雄惟關中據百二山河之勝可用以建都者莫此若也

地理

之大莫先於建都立國稽之古先哲王將營都邑罔不度其可居之地以審其吉凶如公劉居豳其

詩曰于胥斯原太王將居岐其詩曰聿來胥宇武王將居鎬京其詩曰宅是鎬京成王將營洛邑書曰召公相宅衛文公將營楚丘其詩曰升虛望楚見於經者如此則宅都誠不可不重也雖然子微有云帝王之興也以德不以力其守也以道不以地堯舜聖人承襲授受揖讓相遜未必慮及風水之說但聖人之興自合造化聖人所作自爲法則固不拘於風水自密協於龜卜卽天造地設之自然者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理先天地而有卽風水之設攸始矣王者效天法地以建民極王畿千里其天之紫微垣乎斗樞握衡於其中近而太微天市遠而二十八宿旋繞於其外自天言之經星凡星莫非天也自斗樞言之其垣宿若有內外遠近之分而三百六十五度何一不拱向天樞乎故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知天則知王畿九服之制矣周制王畿千里今考其地西自邠岐豐鎬爲方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爲方六百里亦總以千里言耳果可執方以求之耶長安客話國家建都幽朔毋論山川峙濯險甲實區而紫荊扼蜚狐之吭唐拊上谷之背山海掣元菟之肘其因地利而盡人謀可謂千古石畫

海涵萬象錄汴爲天下之中不如金陵江夏漕運之易集也金陵據江之要會揚之可都者惟此地

春明夢餘錄洪武初定淮甸得馮國用問以天下大計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眞帝王之都願先渡江取金陵置都於此然後命將出師掃除羣寇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上曰吾意正如此及克太平召陶安問之對如國用策且曰據長江之險出兵以臨四方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上嘉納之遂定計取金陵檣元將陳也先等入其城遂置都焉其後既定中原復以汴梁爲北京以臨濠爲中都逮平陝西欲置都關中後以西北重地非自將不可議建都於燕以鮑頴力諫而止金陵北阻長江南挹吳會雖稱華麗然風氣之厚形勢之雄終不如西北扼天下之喉而拊其背爲最勝也昔孫吳東晉以迄宋齊梁陳皆偏安江左迭興迭廢孔明而云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眞帝王之都者蓋當時欲與孫吳結好姑爲此言以廣其意未必然也其后成祖改都燕京而以金陵爲南京爰致太平垂三百禩可謂善繼先志矣建文初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不能用夫使卓司農之說行寧有靖難之事乎其後徙寧王於南昌及其叛也滅之不旋踵文皇蓋陰用其言也